

商海弄潮

走向高原，高原的宏阔和高远是无法用文字描述的，再宏大的形容词再壮美的动词在这空旷的高原都显得苍白。

比高原更辽阔的是思想，比思想更高远的是高原。

鲁朗林海

人住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大地上，脚步所能到达的最高处只有一个，那就是珠穆朗玛峰。那是一代又一代人向往的最高地。我们可能到达不了心灵的高处，我们可以到达脚步能到的最高处。

我们也是自己的高原。朝圣之路从林芝开始——古老的茶马古道、唐蕃古道被冷落。不再一步一步走向高原，一步一步适应拔节的高山和冷淡的空气，思想和脚步在高原上奔跑。林芝是登高必需的马凳。走进林芝，踏上川藏公路，踏上通往西藏的天路，去色季拉山口，去朝拜鲁朗林海。

高原处处皆神山。神山与神山站着说话，脚底为沟。神山与神山肩并肩思想，肩膀处为垭。去色季拉山，不从神山站着的山头处翻过，只想从神山肩并肩的山口处走过。色季拉山口是我们高原的第一道山口，就像人字，左想是一撇，右想是一捺，想来想去，人就是一山口。

鲁朗林海！纤尘不染的蓝天，茫茫的林海，在这片蓝和绿的世界，在大山思考的山口，松涛扑面而来，经幡呼呼作响，掷地有声。

穿行茫茫林海，走进神山与神山站着说话的地方——鲁朗谷。这里清清的贡布河，溪流蜿蜒，泉水潺潺。长长的草甸，草甸之上是洁白的云朵，草地之上是贡布拉雪山。羊群悠闲地吃草，不时用“咩咩”的羊语问候我们……所有的疲惫、所有的忧思都随着这云、这雾、这风远去，风轻轻，草青青，心清清。

在鲁朗，我们就是一只羊。有哈达捧上来，扎西德勒！有酥油茶端上来，扎西德勒！有锅庄跳起来，扎西德勒！

丹增说，我们是今年接待的最后一批客人，明天他们全家就要到拉萨去朝圣。沿着丹增一家朝圣之路，走向更高更远的高原……那里，离天更近。

雍布拉康

“问我先祖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

洪洞是我们的老家，大槐树下老鸹窝是我们的祖宅。源于山南，源于雅砻，源于雍布拉康。我们记住洪洞，记住大槐树，记住老鸹窝。高原记住山南，记住雅砻，记住雍布拉康。

地名记着所有的事，记着地名好回家。一望无际的山南平原，一碧如洗的蓝色天空，一沟碧翠的雅砻河谷，扎西次日山突兀、高耸，山上是雍布拉康。以平原为背景，以天空为衬托。除了仰望，别无杂念。

牵过一匹马，在奔放的高原，在这马背的民族，马给我们高度和速度。圣洁的雍布拉康，华丽、庄严的宫殿在永远不灭的香火中，在永远不灭的酥油灯的灯光中——

高原第一缕青稞香从这里飘出；高原第一片经幡从这里扬起；

西藏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在这里住过……拜天，拜地，拜神，拜庙，除了虔诚的跪拜，没有更多的表述……

为什么雍布拉康不在一望无际的山南平原，而在高高的扎西次日山上？为什么布达拉宫、江孜古堡、卡久寺、孜珠寺都在山上？

最早的回答还是雍布拉康。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是顺着天梯来到雅砻河谷，高原人崇拜天神，天神下凡时，总是先降临到一座大山上，天神顺着天梯从天而降，也可顺着天梯回归天上。

在道路经过的山岭垭口竖起经幡，系上风马旗；在山顶、山腰堆起玛尼堆，堆起箭垛；

在倾斜的悬崖底部支撑起树枝、木棍架的天梯；在屋顶上燃起松柏枝，让袅袅升起的烟雾和天相连……

把寺庙、宫殿和自己的思想都建在山崖上，离天更近，心灵与天更通。走下山，不敢再骑马。

羊卓雍措

拜访过太多太多的湖，太湖，西湖，青海湖，洞庭湖……一踏进高原，朋友们

说，羊卓雍措必须去，纳木措必须去，玛旁雍措必须去——

我该去哪汪圣湖？羊卓雍措。

在冈巴拉山口俯瞰这片蓝，奔向湖边亲近这片蓝，沿着湖波洗礼这片蓝，想象和司空见惯被颠覆只是瞬间的事。词语的仓库，贫穷得只剩下唯一的“啊”——它也被卡在在了声道。

静谧过滤着我们浮躁的内心；高洁涤荡着我们视野的俗尘；湛蓝驱逐着我们晦暗的阴霾……它的蓝是融化一切的蓝。雪山，草地，牛羊。蓝天，白云，心思。尽数融化在这样一汪蓝中，天蓝，水蓝，心蓝。

它的蓝是不可思议的蓝。最罗曼蒂克的梦境，最美丽缥缈的童话，都未必能有这样的蓝。这汪蓝，任何画家恨不得以湖水作画。世间谁能调和出这样的蓝？这汪蓝，任何诗人赞美的语言都变得无力。

奔到心中的只有那个最笨拙而又最恰当的词——蓝。任何人看到她，人世间曾经的收获和失落，幸福和忧伤，得意和失意，在这汪心灵的瑶池，都通体的碧蓝，不带一丝凡尘。

大家静静地转湖，没有高声喧哗，没有趾高气扬，轻湖圣境，大家的心都静了下来，静静地，轻轻地，清静地，享受心灵的宁静和洗礼。

萌生出转湖的决心，事实上这对于我们这些远远地朝圣之人是不可能实现的空诺，听说在这片600多平方公里的圣湖，就是骑马转湖也要上月的时间，别说让身体每寸肌肤都匍匐大地跪行。

在湖边见到从青海专程磕头而来的一家，漫漫两千公里的长途，虔诚的三步一叩首，磕着等身长头，不敢问小姑娘朝圣的艰辛，小姑娘微笑着小声告诉我们，她终于看见了圣湖。

跪在圣湖之边，跪拜雪山、草原。在高原，三步两步便是天堂。在这高原，朝圣大大小小的寺庙，朝拜江河和圣湖，宁静让我们了悟空的真理，宁静让我们削弱和减少对浮躁、焦虑、惶恐、贪欲、悲伤和绝望的恐惧。在遥远的空间和同样遥远的时间里，有这样一汪圣湖，成为心灵观的地址和心灵澄澈的天堂，让心随时回到这里——

你见，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
不悲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里
不来不去

你爱，或者不爱我
爱就在那里
不增不减

你跟，或者不跟我
我的手就在你心里
不舍不弃……
圣湖羊卓雍措，最能表达我们共同心思的，就是这首美丽的诗。
不必探究谁写的诗？

珠穆朗玛峰

走向高原，走进人间的净土，走进圣洁的天域，更多的情结就是为着那大地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不为登顶征服，仰望大地最高的雪峰，也是人生莫大的成就。

不远万里奔赴高原，不远千里奔赴珠穆朗玛，高空飓风，极地严寒，缺氧，雪崩，站在大地的最高处，站在人生脚印的最高处，这里不适合摆放风景，这里适合摆放思想。仰望珠穆朗玛，才能听见自己心中最深处的声响……

有一种高度叫仰望。让眼睛的脚步迈出去吧！两座大山的正前方，圣洁的珠峰像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巍然屹立在群峰之间，那样从容，

那样超然，那样令人望而生畏。

匍匐在这片仰望下，心清静了，一如头顶纤尘不染的蓝天。心透明了，犹似晶莹剔透的冰峰……仰望默默站立了亿万年的圣洁雪峰，在永恒的时空，我们太过渺小，我们俗世中的荣辱名利、烦扰纷争荡然无存……

山下有一座寺庙叫绒布寺，雪域之巅，有这样一群人，不计较生活的艰苦，不去想世间的浮华，只为了能够每天陪伴着神山珠穆朗玛，只为了能在一片祥云下许祝愿——

山下就是珠峰河，它不是世上海拔最高的河，但它是从世上最高的山峰流出的河。那是矗立了亿万年、诵读了亿万年雪白经幡下的滴答声，那是凝固了亿万年、坚守了亿万年冰峰下的滴答声，那是仰望了亿万年、静坐了亿万年的大地上最高处的滴答声，汇成一条河，静静地，清静地，从珠穆朗玛峰脚下流出，流进一条没有鲜花、没有绿草、没有鸟鸣的河道——

最初的那滴水献给太阳；
最远的那滴水献给大海；
最高的那滴水献给天空……
一滴水最懂得一滴水，一座山最懂得一座山，一条河最懂得一条河。
有一种圣洁叫雪声。

雪声是非凡的人间之声，雪声从来不在人群之中，雪声在人迹罕至的山脉高处。我在大地上最热的季节仰望珠穆朗玛，眼中是雪声，耳边是雪声，手中是雪声……

我们总是用“雪”表述和记录世界的美好——

美丽善良的女孩叫“白雪公主”；
聪慧可人的女孩叫“冰雪聪明”；
洁身自好叫“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最温暖的期待叫“雪中送炭”；
最暖心的邀请叫“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

雪是上天投寄给大地最亲密的信件，是上天给诗人最美的诗句；
雪是上天写在大地上最古老的箴言，是大地给人们参悟的无字经文……

一片，一片，一片，就像经幡上古老的经文，装订在珠穆朗玛峰的雪线之上，装订在珠峰河的浪花之上，装订在绒布寺的钟声之上。在仰望中聆听，在聆听中仰望。风吹起胸前的哈达，吹拂毡帽上的尘土，未来的道路变得平坦宽阔。

钟声响起——
扎西德勒！

职场故事

还债

李圣安(江西)

自从借了银行100万，老钱就没了自在日子。那是本世纪初期的事，当时政府鼓励、扶持乡镇企业，包括个体私营企业。

老钱是个闲不住、爱折腾的人。他凑热闹、赶时髦，放下锄头，办起了塑料制品厂。

银行行长说，你要多少？说个数吧。老钱咬咬牙，100万！老钱准备银行打点折扣的，不料人家一分钱都没少。

说干就干，厂子很快冒了烟。他的塑料制品厂说起来好听，其实就是收一些破烂塑料纸，通过高温溶解，再还原成塑料。

哪知工厂开工生产之日，就是老百姓声讨之时。环境的污染直接影响了大家的生活。这还了得！钱没赚上一个，先赔了一笔，老钱初办企业的酸楚。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初可行性研究很可行，现在算起账来却不合算，企业亏得一塌糊涂。

转眼银行贷款又到了期。银行那边，先是电话催，再是上门催，最后追着屁股催。

看来躲是躲不了，只有面对。银行让了一步，本金再欠着，利息结了，凑个整数吧，8万元。

再借20万。为何？不借我哪有钱还利息？那也要不了20万呀？

总得给我留点吧。银行实在拿老钱没辙。20万元到了手，老钱脸上阴天转晴。时间如流水，又一个季度过去。银行来了几个人，当然是催款的。

内外交困，四面楚歌，老钱的塑料制品厂终于关了门。工厂没活下去，银行的账不烂。

诸葛亮的空城计只唱过一次。在银行大门前，老钱徘徊不定，黔驴技穷，再也无戏可演。

银行向法院起诉老钱。牢房里的日子，闻不到一丝酒香味，忘记了醉酒的感觉。这还不打紧，关键见不到阳光。从没稀罕过阳光的老钱，第一回体会到阳光的弥足珍贵。

但老钱不后悔，坐牢是他情愿的。古往今来，欠账还钱，天经地义。老听人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老钱因为欠债，真把命豁上了。最让老钱后悔的事，发生在25年前。那天他心情不错，一个人在家喝酒，正喝着眼花脑热，5岁的儿子乐颠颠跑过来，鼻子凑到酒杯上。老钱把儿子抱起，亲了亲。儿子撒娇，爸爸嘴臭！老钱哼唧，哪能呢，是酒香！边说边把酒灌进儿子嘴里。

儿子顿时脸色苍白，瘫倒在地。老钱吓懵了，老婆吓哭了。他们火速将儿子送到医院，儿子命是保住了，却落了个智力障碍。医生说，是酒精烧坏了脑子。

如今儿子都30岁了，仍是小孩一个，整日淘气没个正经。一想起这事，老钱死的心都有。

2015年，村里来了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找到老钱家，将老钱儿子列为贫困户，指定扶贫干部结对帮扶，落实了“三保障两不愁”，老钱儿子从此生活无忧。

蹲了3年牢的老钱，身体一年不如一年。那年刚进入冬季，老钱突然病倒，从此卧床不起。

这天太阳偏西，老钱把老伴、儿子叫到跟前，从床底下掏出一个蛇皮袋，有气无力地说，这是20万元，从银行借出来，我就一直藏着没动，你们拿去还银行吧，能还多少是多少。

锦里诗苑

今年的李子又熟了

窗外的李子开始熟了
路过的贼心也熟了
像一颗生锈的钉子，李子树如
一块大磁石，它们互相吸引——
孩子们手持扫把，假装清理落叶
趁主人不在，打落青涩得冒酸口水
的李子。枝叶被打伤，他们慌忙离开
又有几波路过，只是计划偷食
过了几天，连最小那颗李子也被摘去
李子树在清晨轻摇它疼痛的身子
乌鸦的长嘴伸向更高处的棕榈
还未吃过李子的季节，贼心已拿走
夏天的果盘，以及时间对丰盛的期许

平静的事物 保持它的梦幻

野果子你从来没有采摘，无名虫
也有好看的外形。连有毒的花朵
也格外欢喜。在梦里，你和他们
亲密地交谈，像隔年见面的夫妻。

每天你可能忍住饥饿，或感受
气温的高低，因为死亡的躁动，火
轻易点燃周围，你成为干柴
或者变成灰烬。循环该不该停止

眼睛，不是要熟悉捕获
把暗处的玄机，翻译成明亮的训诫
而是把眼睛培养成真理的一部分
我们被命运摔打，捕获许是早迟。

正如一个僻静之处，恰好响起
整齐的童诗。身体被时间眷顾
我们是不是比时间走得更远一些
天冷了，在头脑中勾勒一幅图画。

窗外，腐烂的雨水

接连好几天，雨水像一个人伤透了心
看见任何事物都不禁落泪
不像滋滋发热的铁锅，剩下的菜羹
熬成夜晚的美味，仿佛新的厨艺。

那些心惊肉跳
的旅程
野兽与鲜花的对阵

天府城事

商长江(山东)

黑夜被光撕裂之后
在白羊的肚腹上露出了大块翡翠
绯红的黎明从青羊宫的四周开始涌入
橘子般的霞光在一片绯红里
裁剪白昼的锋线

船形淡蓝的天空
被大都市的万气象冲击着
天府广场和锦里如一场短暂的夏梦
偶尔被散在袅袅晨钟里

今年的李子又熟了

(组诗)

易杉(四川)

隔着薄薄的玻璃，仿佛许多
莫名的疑问，老是没有答案。
也没有想去勘探的勇气，懒惰
恰好错过一次次险情。

冷冷的书架，大师只留下空名，
没有启封的签名，屏幕上的网友
只在微信上点赞，竖起一样的手指
偶尔几段，只是语音或者模糊的视频
它们隔了好几个星期，不再次认领

文字与文字之间，到底隔了多少鸟鸣
江湖有许多生死的兄弟，我与
他们有过硬的交情，像上辈子欠了他们。

雨就这样，阴一点的阳一点
打在窗帘后的玻璃上，它们是蓝色的
像我的近视。
键盘深入黑色，捕捉记忆的圆规
什么时候，我的手按空了。
所有的雨水赞美潮湿的心境。

你走过的夏天 铁树开花

许多泥泞是你说出的
养活地下的块茎

身体比如静水
满脑子的弯道
装不下
一个人的漫长雨季

那些心惊肉跳
的旅程
野兽与鲜花的对阵

但是野心
被胸腔里的怨气
压碎

理想多么遥远
仿佛
我爱过的人
一夜远去

给垮塌的事物
重新命名
给雨水
穿一件新衣

地铁在与梦决裂的当口
从成都下面呼啸而过
尘世的浮华开始把某种现代意象
融入慢生活的成都
而被岁月碾压过后
正在经历中年的我对蓉城的了解
似乎有了一些新的内容

粗壮榕树上
金灿灿阳光透过厚厚云层
慢慢将蓝蓝天空聚拢成一座城市的白皮书
又一次将天府新区现代化的痕迹隐藏得更深
路边地瓜和三角梅
在摇曳的晨风里躲闪如人的星眸
或无数次将成都的七月摇曳得更加
妖娆

和解

让和解走口上心，避开夜的锋芒
抛却套路，以桌为界，茶为媒
我们安坐，世界便静了

石的坚硬，水的柔软
如万花筒般，切换角度
一杯龙井并沸到起点
一杯菊花沉到杯底

黑夜收敛，心归寂静

黄昏

黄昏，灰鸟倦怠
水草游荡，这时的你
需提一盏明灯，登高望远
寻找一把椅子的去向

暂且，把白昼的诗歌收藏
把黑夜梳理成文。今夜
亮出底牌，或不按套路出牌
谁会稳操胜券
江风刮过，水深声处亦无声

白

多想用白通过一切
牙是白的，穿梭的天使是白的
空间是白的
目光所及之处是白的
一切想法都是空白的

把自己交给白
交给药到未必病除的地方

殷红的血液，是洒在天边的霞
摸脉问诊，是一朵柔软的云
穿梭的白衣，与疼痛
扎下的针管，与病毒

每一声叩诊都是最好的良药
顺着输液的管道
清洗着血肉和脉络
剩下的空间留给梦，留给病床
梦境一样白，纯净、无暇
世界如初！

用泪勾兑世间最美的酒

雨舒(四川)

(组诗)

锦里



投稿邮箱: 763358734@qq.com
总第51期